

本书得到国家社科基金和青年基金的资助，特志谢忱。

王运熙 黄霖 主编

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体系

范畴论

汪涌豪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前 言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研究是“八五”期间国家社会科学规划的重点课题。这是我们继“七五”期间国家社会科学规划的重点课题《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之后，又一次为研究和总结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学理论而所作的努力。不同的是，以前是致力于纵向的史的论述，而现在着眼于横向的理论上的梳理。

我们这次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内在体系和民族精神，是从原理、范畴、方法三个不同的方面来加以论述的。第一卷《原人论》，以“人”为中国古代文学和文论的本源，从“心化”、“生命化”、“实用化”三个层面来阐发人的本源意义及其在古代文论体系中的展现，把文学批评史上众多的命题贯串起来，以求构建一套具有民族精神的文论体系。第二卷《范畴论》，将文学范畴的研究作为打开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一把钥匙，全面地考察了它们的构成范式、主要特征、基本类型、逻辑体系及其与创作风尚、文学体制的关系等诸多问题。第三卷《方法论》，对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方法的总体特征以及批评视界、类型、体制等也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并对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方法的历史演进、与西方文论的相异之处等，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这三卷，既各自独立，各有个性，又相互配合，相互呼应，共同探讨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体系。

梳理和总结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是一件十分复杂而艰巨的工作。我们在前人和时贤的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尽管作了努力，希望在理论的概括和资料的整理方面都能更上一个层次，开创一个新的局面，但事实上由于水平有限，还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有些

意见并不成熟,只是一种探索,提出来抛砖引玉,以期与同道们相互切磋,最后能真正把握住我国传统文学理论的体系所在,为发展现代的中国文学理论而服务。

王运熙 黄霖

一九九九年三月于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

目 录

绪言	1
第一章 范畴的哲学定义	1
第一节 术语、概念和范畴的界定	1
第二节 范畴的理论地位	7
第三节 范畴的意义与研究价值	14
第二章 范畴的构成范式	24
第一节 范畴的语言形式与构成	24
一、汉语特性笼罩下的文学批评	25
二、范畴的结构与活性	30
三、象形的意义	35
第二节 取式于自然与人事	38
一、在仰观俯察中肯认	38
二、感性形态的获得	41
三、得失的检讨	46
第三节 向观念论趋进	53
一、单个范畴存在形态的演变	54
二、系统范畴的抽象化趋势	58
三、由有迹之形走向虚眇之境	62
第三章 范畴的主要特征	64
第一节 直觉思维的硕果	64
一、范畴的整体性与直接性	64
二、认识超越的实现	68

三、相关论说的考量	72
第二节 超越逻辑	74
一、充满暗示性的定义	74
二、模糊识别与解读	76
三、具象批评与范畴模糊性关系之辨识	83
第三节 可运作的动态系统	86
一、承传变易的双向运动	87
二、历史性与学派性	90
三、对范畴衍生力和统序特点的考察	96
第四章 范畴与创作风尚的关系	104
第一节 历史的转捩	104
一、由范畴出现频率切入	104
二、“百代之中”的中唐	105
第二节 风骨范畴与汉唐文学理想	109
一、六朝文学背景下“风骨”的提出	109
二、对唐初文风的匡正	113
三、完满的落幕	118
第三节 作为宋元人心境与文境折射的平淡范畴	124
一、以道家思想为底里	125
二、沉静于内省的境域	127
三、“平”“简”“清”“野”之美	132
四、由陶诗的发现看平淡理想的确立	138
第四节 格调：明清人回归传统的旗帜	145
一、从“体格”、“气格”到“格韵”、“格致”	146
二、“调”的涵义与“格调”范畴的逻辑指向	150
三、“格调”之于总结期文学批评的意义	154
第五节 一个正反合的过程	164
一、理性思潮的冲荡与相关范畴的抬升	164
二、禅宗、理学与心学对范畴的滋养	168

三、“以复古为解放”的范畴统合	180
第五章 范畴与文体	188
第一节 诗文体裁与范畴	189
一、唐前文体探讨中基本范畴的确立	189
二、两宋诗文范畴创设的丰富	206
三、明清范畴诠释和运用的成熟	212
四、相关概念、范畴例释	222
1. 释“响”	222
2. 释“脉”	225
3. 释“波澜”	230
4. 释“圆”	233
5. 释“老”	237
6. 释“本色”	243
7. 释“家数”	248
8. 诸范畴的联通和意义小结	255
第二节 词的体制与范畴	256
一、宋代词学范畴解说	259
二、骚雅与沉郁:元明以后范畴的振兴	265
三、词学范畴总结与重要范畴分释	287
1. 释“妥溜”	289
2. 释“涩”	293
3. 释“深静”	298
4. 诸范畴的联通和意义小结	304
第三节 曲的体制与范畴	304
一、词曲体制同异与范畴的分际	305
二、元明清诸家曲学范畴论	308
三、曲学范畴总结和重要范畴分释	318
1. 释“豪辣灏烂”	319
2. 释“俊”	323

3. 诸范畴的联通和意义小结	328
第四节 戏剧体式与相关范畴	329
一、明代剧学范畴通论	329
二、清代剧学范畴与金圣叹、李渔的贡献	342
三、剧学范畴总结与重要范畴分释	349
1. 释“局段”	350
2. 释“主脑”	356
3. 释“机趣”	361
4. 诸范畴的联通和意义小结	367
第五节 小说体式与相关范畴	368
一、小说观念的萌起与明清小说范畴	369
二、晚清的进步	383
三、小说范畴总结与重要范畴分释	390
1. 释“幻”	391
2. 释“避犯”	396
3. 释“白描”	400
4. 诸范畴的联通和意义小结	404
第六节 诸文体与范畴的对应关系	404
一、各体文学范畴成熟度与理论品级	405
二、各体类范畴集束与小结	410
1. 诗文体式的范畴集束	411
2. 词曲体式的范畴集束	412
3. 戏剧、小说体式的范畴集束	413
4. 几点小结	413
第六章 元范畴:文学理论体系的枢纽	418
第一节 元范畴问题的提出	418
一、范畴的位序与元范畴的界定	419
二、确立过程中诸种观点的研判	421
三、元范畴唯一说驳议	425

二、涵括批评原则和方法的范畴序列	614
第五节 文学范畴体系的整合	630
一、“潜体系”状态下范畴钩连的凸现	630
二、一个尚未闭合的系统	642
结语	649

绪 言

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劳作,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在本世纪 80 年代,终于找到了一个新的突破口,那就是对传统文学理论批评所用的术语、概念的针对性研究,对传统文学理论批评范畴及其体系的研究。

由于范畴以感性经验为对象,以对客体的辩证思维为特色,反映那个历史时期人们所能达到的认识深度,从此角度出发研究文学理论批评,可以排除历史的偶然因素的干扰,最大程度地以纯净化的逻辑形式,再现古代作家、批评家的认识发展过程,所以,它成为人们探索传统文学创作及理论批评内在规律和本质特点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有着学理上的必然性。

然而,这一工作的艰巨性是人们所未曾料及的。在西方,“将审美范畴全面罗列出来,并以此涵盖整个美学领域,这是 19 世纪美学家以及 20 世纪一部分美学家的夙愿”。由于实际情形是,这种夙愿远未达到完满实现的程度,所以,当今的学者,“其野心都是较有节制的,它只力求考察那些在欧洲思想史上曾经有机会得到过申述的范畴”^①。在中国,基于汉民族语言文字的固有特性,以及古代哲学及文化传统的深刻规定,古代文学范畴的丰富复杂,难以剖解和一言道断的特征,显得更为突出。就单个范畴而言,它的逻辑边界和理论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游移不定的;就一个范畴系列而言,彼此之间的包容交互又有着多种实现的层面和方式;至

^① 符·塔达基维奇《西方美学概念史》,学苑出版社 1990 年,第 209 页。

于整个范畴的体系,更潜隐在浩瀚的史料和论者的片言只语中,令人有入山见宝、无从收拾之感。所以,尽管范畴的研究实际上已有比较长的历史,成果的积累也使人有理由提出突破的要求,但事实是,实质性的推进和提高仍未见到。

推究其原因,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不能不引起重视。第一是对于范畴本身哲学规定性的正确认识问题;其次是对传统文学范畴自身特点的认识问题;再次,是对范畴体系的理性鉴定问题。由于后两个认识问题是伴随着与西方文学批评范畴的对比和映照产生的,因此,中西文学范畴比较研究如何切实展开,亦当然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当本书谨慎地拈起这个题目,试图在吸收前人成果基础上,较完满地完成它时,上述几方面的问题,自然构成了所有论述的基本背景。

第一章 范畴的哲学定义

一切的问题,似乎都从此开始。已有研究的偏颇和整个研究状况的推进迟滞,使对这一问题的审察,成为一个学术前沿。

依照一般的认识,范畴是关于客观事物特性和关系的基本概念,是作为人类思维对客观事物本质联系的概括反映,它在人认识世界的实践活动中产生,转而指导人的实践活动。文学范畴自然是创作主体在揭示文学本质及与之相关各方面联系过程中得到的理论成果,是文学本质规律的具体展开形态和表现形式,它诞生于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实践活动中,并对这种创作批评活动发挥制约和导向作用。

然而,这种看似清晰的表述,并没有解除人们的迷惑。一些足以影响整个研究方向和格局的认识误区仍在出现并日渐扩大。譬如,有人以为,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缺乏形态稳定、逻辑严密的专门术语,因此,试图从范畴角度求得对古代文学理论规律性的认识,并不是可以寄托太多希望的研究路径。与此站在另一极端,也有人将古代文学理论批评范畴作泛化处理,在确认“道”、“气”等本原性范畴,“神思”、“兴会”等创作论范畴,“靡丽”、“豪放”等风格论范畴之外,还将“格律”、“结字”、“结体”、“章法”、“流别”、“文风”等也定性为范畴,从而使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线索,因此显得淆乱不清。

第一节 术语、概念和范畴的界定

上述认识偏差,直接导源于对范畴的哲学认识的偏差。范畴

是英文 category 的汉译,指反映认识对象性质、范围和种类的思维形式,它揭示的是客观世界和客观事物中合乎规律的联系,在具有逻辑意义的同时,作为存在的最一般规定,还有本体论的意义。正是基于这种特性,它被人用作进行精神操作的工具,确认为自己思维的特有的逻辑形式。

一方面,这种逻辑形式有理论意义上的普遍性和形态上的稳定性,它的出现并丰富,表明主体认识的深入和成熟,它们之间彼此的作用和影响,足以显示一门学问独立存在和走向学科化乃至科学化的进程。从此意义上说,作为人类思维对客观事物由最简单的规定进入到抽象定义的表征,范畴自身形态的稳定是必须的,这种稳定不仅使表象和经验获得一个固定名称,借助语言赋予的明确规定,使之在历史意识中得到保存,并对表象和经验的进一步深入展开起推动作用。

另一方面,这种逻辑形式又是存在很大变易性的,从总量考察,由少到多;由质量考察,由旧趋新。由于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而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所以单个范畴必然会随时代和人们的经验的变化而变化。而范畴与范畴之间也彼此联动,显现为一个彼此开放的动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作整体性、目的性和适应性的运作过程中,范畴不断依赖人的思维特性,选择自己的表达方式。有的依赖逻辑的同一律,讲究分析,重视结构,由此确立一种类似黑格尔说的“纯概念”。它对对象所指谓的东西,规定得明确不可撼动,表现为稳定的观念特征,西方哲学范畴即取此一路径。有的则依托非逻辑的互渗律,讲究综合,重视功能,由此确立的范畴具有亦此亦彼的多元征象,中国古代哲学、文学范畴即取此一路径。如果说,前者是一种“刚性范畴”,它则可命名为“柔性范畴”。

对范畴的这种多元征象的成因和意义,后面要作专门分析。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这种多元征象,本是范畴构成的自然现象,当结合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来考察,更可以得到如此印象。受传

统哲学与文化的影响,古代中国人大多偏好致力于这种范畴的创设,尽管格于假象见义的习惯,应该说象性范畴是诸多范畴产生和形成的基础,而这象性范畴从根本上说,似更接近“刚性范畴”,但由于它们通常被赋予很空灵深广的意义,所以内涵常常涨破和溢出其形式,日渐获得普遍的、抽象的意义。当处在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中时,它的意义是功能性的,可以置换,所谓“道则兼体而无累也,以其兼体,故曰一阴一阳,又曰阴阳不测,又曰一阖一辟,又曰通乎昼夜,语其推行故曰道,语其不测故曰神,语其生生故曰易,其实一事,指事异名耳。”^①它还会以活跃的姿态,吸纳相邻范畴,滋生后序范畴,由此造成范畴体系的最终完成。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畴与传统哲学的关系十分密切,大量具有核心意义的范畴,包括终极性的范畴,即底下要专门论列的“元范畴”,皆共用或沿用哲学概念和范畴。中国哲学范畴正是这样一个开放的、动态的、彼此联系的语言系统,当论者用“历史性”、“学派性”和“综合性”等词来指述这种特征时,他实际已经指出了这一系统的不确定性的真实存在^②。这种不确定性影响及于传统文学范畴,使之也带上了模糊集合的特征。即在规范对象时,它是多方面的;在展开自己时是多序列的;在运用过程中又是多变量的。譬如,“味”、“兴”、“体势”等范畴,无不有多种意思。历代论者也正是在不同的意义上,依照不同的语境,取用它们。这种取用在他们是为了更好地说服别人,或更好地表白自己的立场,从而使之取得经典地位。而在后人看来,不啻是重重语言的陷阱,所谓“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熟绎上下文,涵泳以求其立言之指,则差别毕见矣”^③,是一种过于轻松的说法。而历代论者运用诗词文话的形式,三言两语,要言不繁,又加重了这种不确定性的滋漫。但尽管

① 张载《正蒙·乾称》。

② 张岱年《略论中国哲学范畴的演变》,《求索》1984年第1期。

③ 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外编》。

如此,进一步地考量这种不确定性,当发现其已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契入了一个民族的思维习惯,成为他们讨论文学及与之相关一切问题的主导性范式后,如何不避麻烦,经过认真的爬梳董理,找出其内在联系,进而分析其成因和特点,应该成为后世研究者努力去做的工作。仅在同一层面上不断指出其如何多边多义、模糊朦胧,显然没有意义。

至于将古代文学理论批评范畴作泛化处理,阑入许多文学体式用语,同样因于对范畴哲学特性认识的模糊。因为在此类讨论领域里,范畴指超越于具体机械层面或技术层面的专门名言,是人们对客观事物本质特征的一些理性规定。譬如“格律”之和谐、精整,“结体”之遒紧、疏朗,这“和谐”、“精整”、“遒紧”、“疏朗”是概念、范畴,而“格律”、“结体”则不是。又如清人刘熙载《艺概》论古文“章法”,“揭全文之指,或在篇首,或在篇中,或在篇末。在篇首则后必顾之,在篇末则前必注之,在篇中则前注之,后顾之。顾注,抑所谓文眼者也。”“章法”只是关于文章写作的一般术语,不是概念、范畴,“顾注”才是。

因此,有必要突出一下术语和概念、范畴之间的区别。术语是指各门学科中的专门用语,上述“格律”、“章法”属此,其情形正同“色彩”之于绘画,“飞白”之于书法。概念和范畴则不同,概念指那些反映事物属性的特殊称名,与术语一旦形成必能稳定下来不同,它有不断加确自己的冲动,它的规范现实的标准越准确,意味着思维对客体的理性抽象越精确。术语作为它的物质载体或语言用料,是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参与其形成的全过程,但就根本性上说,有赖其内涵的确立,至于它本身则是静凝的、稳定的,如既以“章法”指文章的篇章钩连撰结之法,再无需在字面上多作盘旋,再三深究,要深究的是这章法如何才能更合理、更独特。

范畴是比概念更高级的形式。概念包括了人认识实践活动的意向,体现了人思维的能动性,同时反映了人的目的性,渗透了人的意志和愿望。它具有的主客观统一的特性,还有抽象与具体、普

遍与特殊、确定性与灵活性统一的特征,使它能充分展示人自身对客体世界认识的深化,在巩固人们已有知识方面,起到很积极重要的作用^①。但比之范畴,它仍犹有未及。因为范畴作为辩证思维的逻辑形式,反映了事物与现象的普遍本质和一般性质,体现着实践与认识、历史与发展、目的性与创造性的统一。它从最切近的事实中寻找并综合各种关系,在连续和流变中规定自身的内涵,是判断和论述一切事物所用的最基本最一般的谓词。基于只有表征存在的统一性,即表示普遍联系和普遍准则的概念才称为范畴,它与概念的区别显然不容忽视。简而言之,概念是对各类事物性质和关系的反映,是关于一个对象的单一名言,而范畴则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名言,是关于一类对象的那种概念,它的外延比前者更宽,概括性更大,统摄一连串层次不同的概念,具有最普遍的认识意义。

所以,有论者指出,“凡一家独用的概念或名词,不能算作有普遍意义的范畴”,并举墨子所讲“三表”,公孙龙所论“指”为例。还有一些概念,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颇为流行,但后来销声匿迹了,例如“玄冥”、“独化”;一些概念,只是个别思想家的刻意生造,如扬雄《太玄》仿《周易》“元亨利贞”,独创所谓“冈直蒙酋”,“只能算作个人的用语,不能列为范畴。”^②盖因其未表示存在的统一性,即未表示普遍联系和普遍准则之故也。

普遍联系和普遍准则,就是一个大的客体集合。概念表示一个客体集合,范畴是许多集合在思维活动中相遇后产生的更大集合。正是由于范畴是这样一个大集合,“是一套可以发展不同哲学思想体系的基本概念与名言”,“一方面具备超越不同思想体系的中立性,一方面却又具备参与承受不同思想体系的潜入性。换言之,范畴可以成为不同思想体系建立的基本概念和

① 参看彭漪涟主编《概念论》第一、二章,学林出版社1991年。

② 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5页。